

莲花庄 物语

林酙如 译

「目」 群阳子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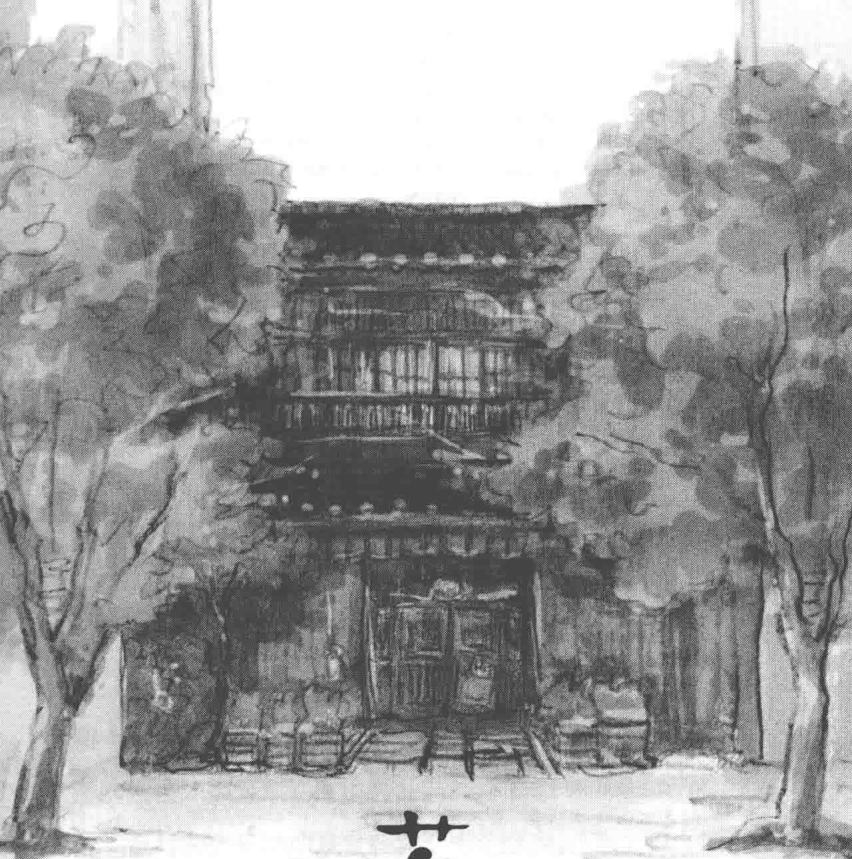
最美的生活，最简单。

每个月花十万元，

也能幸福地度过每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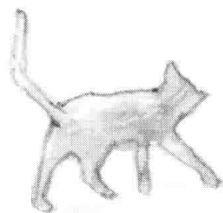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莲花庄 物语

〔日〕群阳子 著
林群如 译



RENGENSOU

© YOUKO MURE 201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1 by KADOKAWA HARUKI CORPORATIO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HARUKI CORPORATION,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 TOKYO, and YOUNG BOOK AGENCY, CHINA,
BEIJING.

版贸核渝字(2017)第12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莲花庄物语 / (日)群阳子著;林群如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229-12402-1

I. ①莲… II. ①群…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
—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4511号

莲花庄物语

LIANHUAZHUANG WUYU

[日]群阳子 著 林群如 译

责任编辑:钟丽娟

责任校对:何建云

装帧设计:刘沂鑫 彭禹瑞 黄瑞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32 印张:8.5 字数:150千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2402-1

定价: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京子走在以前在公司工作举办欢送会的那条街上。到了四十五岁，第一次打定主意，从家中搬出去，脑中浮现的就是这条街。因为车站周边再开发的缘故，大楼鳞次栉比，但其中也掺杂着从以前就定居在这里的住户，还有为数不少的老人。

“就在这里住下来吧”，这是在东京出生，东京长大的京子，头一次自主决定要住的地方。

京子小时候住在位于东京西北边的父亲公司员工宿舍。

话虽如此，却只有留下来的照片，自己完全没印象。京子的父亲是工程师，每天过着以工作为重日子。母亲从学校毕业就在家中帮忙，通过相亲与父亲结婚。婚后持续过着当家庭主妇的生活，从来没有在外面工作的经验。母亲家事一把罩，将居家内外打扫得一尘不染，玻璃窗也擦拭得闪闪发亮。京子的哥哥比她大两岁，个性悠哉从容，像个小小少爷一样。反之，附近小区的人觉得：“京子和哥哥不一样，非常活泼呢。”

京子三岁时，全家搬到了邻近车站对面的宁静住宅区，那里在盖新房子。如果继续住员工宿舍，只要付便宜的房租即可，但母亲并不满足，一直鼓吹父亲买房子。最后，父亲终于如母亲所愿，买了新家。那是一栋一、二楼外观设计一样，一排共五栋，就当时来说，既美观又气派，门前有宽敞庭院的5LDK房子。

上幼儿园时，京子还以为家里挺有钱的——因为父亲长年拼命在赚钱。从京子有记忆以来，几乎很少看到父亲，连星期日也不常出门，她认为父亲根本就是不想去哪里玩

的人。

“因为爸爸努力工作，我们才能住在这里。今后也要认真工作啊。”

母亲总是愉悦地哼着歌做家事，把家中打理得干干净净。每次和母亲去车站前的商店街买东西，遇到过去住在同一层员工宿舍的人，她总会露出得意洋洋的模样，对方虽然也笑着，京子却发现那人的表情有说不出的复杂。升上小学高年级，她明白了家里虽然气派，其实并没有那么有钱。其他邻居的车库停的是奔驰等国外进口的车子，京子家却是老旧的国产车和家人的脚踏车。到了假日，邻居全家去国外旅行而静悄悄的。京子一家去旅行的次数却屈指可数（而且是短程的旅行）。邻居知道京子家不出游，出门时就请他们代收邮件、物品，“报酬”是从海外带回的土特产。

“好，我知道了。请慢走。”

每当接到这样的委托，母亲都微笑地应对，一关上门，就火冒三丈：“说什么我们家哪里都不去，当我们是笨蛋。”然后破口大骂：“最好飞机失事，我们待在家里最安全了。”

京子从初中、高中、大学，到进入社会，都一直住在家里。从家里到东京的广告代理公司工作，通勤不用一个小时，所以没想过要搬出去住。反正住家里，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这样的生活多么方便，她也不打算改变。

母亲抱怨：“京子的公司到底是怎么搞的，一般不是男人的工作比较忙吗？结果每天都到半夜才回家，假日又为了公事出门。在家光打扫房间和洗衣服，一天就结束了，跟爸爸有什么两样？哥哥偶尔招待客人晚点回家，但最晚也是八点多就到家了。”

到了假日，父亲就去大学时代友人开的公司兼差，设计计算机程序。母亲不断地鞭策父亲，早日还清房子的贷款，为的只是街坊邻居都还完了，只有自家还在缴房贷这可笑的理由。对于母亲无理地要求父亲拼命工作，因此父亲几乎都不在家，不，是没办法待在家里，京子感到怒不可遏。

有一次京子气不过，对母亲发飙：“妈妈就是说了这种话，害爸爸还要去兼差。”

母亲不甘示弱地说：“还以为你爸爸会加薪，结果计划

都被打乱了。上班工作是爸爸的责任，怨不得人啊。”接着，又直言不讳：“如果你们变坏，那是我的责任。没有钱是爸爸的责任。”

父亲的薪资并不低，而且有不错的职衔。但除了房贷，还有生活费、教育费，家计的负担很大。二十五年来一直缴高额的房贷，对上班族来说很辛苦。

“我们根本没必要住这么大的房子。”

“说什么傻话？明明回忆都很美好，你不是还跟同学炫耀这个家吗？”

京子不曾有这种感觉。就算家中出了问题，母亲也总是一副“无关紧要”的样子。

哥哥说：“京子负责招揽客人，她是不得已才这么晚下班。”

“招揽客人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是凭实力啦。”

母亲似乎对哥哥的话似懂非懂，露出了复杂的表情。确实京子是负责公关工作。美其名曰广告部，但有一部分是骗

人的。把商品的功能吹捧一番，吸引顾客购买。有许多的活动企划，连京子本身都不懂其中的意义。但是身为公司的一分子，必须按照上司的指示行事。京子的工作几乎不含创意元素，只是日复一日地接待客人。都泡沫经济化了，为什么还能这样天天在高级的饭店与客人大口喝酒，花费没有节制，真令人匪夷所思。

才刚从学校毕业两三年的小女生，却被允许运用数十万元的应酬费。客人还没走，自己就不能先行回家。连喝酒的场合也要奉陪，结束时都已经半夜了。还有过分的客人会要求安排性服务。遇到这种情况，京子只能把泪水往肚子里吞。因为年纪轻，也曾被相中当偷情的对象，虽然有惊无险地躲过了邀约，却留下难以磨灭的回忆。但为了工作，京子还是咬牙苦撑。

工作越做越顺手的京子，深受大客户的青睐。在公司内部，工作能力也颇受好评，不但晋升管理阶层，薪资也跟着调升了。京子那一组的应酬费、资料费都没有上限。但因为工作忙碌，她根本没时间花钱。连买衣服，好好试穿的空当

也没有，只好委托常去的服饰店代挑，有空就去店里一趟，选好衣服后再配送到家。在旁人眼中，京子或许是工作与媒体相关、做事干练的女性。但是日子一久，她对这样的生活产生了困惑。年轻时，把所有事当成经验的累积，一头栽入工作。把接待视为工作的一部分，努力寻找让客人耳目一新、会喜欢的店。

那时候只要有客人称赞“京子真有眼光呢”，她就开心得不得了，却也感到矛盾。尽管如此她还是继续待在公司，与大家同舟共济。年复一年，都在同样的工作模式中打转。

母亲总是自我陶醉地说：“今天也有好几家房屋中介打电话到家里，问我们要不要卖房子，好像开很高的价格呢。”

泡沫经济崩盘时，京子的父亲去世了。还在上班时，人就不舒服了，送到医院仍不治死亡。死因为心肌梗死，享年五十五岁。

母亲总是把这些话挂在嘴边：“不想被邻居看不起”、“只有孩子的爸最可靠”、“生活费不够用”、“在还完贷款之前，要努力赚钱”，父亲完全被洗脑了。京子也一样，每天

在公司做着不必要的招待工作，还自以为是必做的工作之一。这不是洗脑，是什么？

父亲去世前两年，京子曾不经意地看了从洗衣店送回的父亲的西装一眼。那西装已老旧不堪。京子提醒母亲：“都这么旧了，该换了。”母亲还是无动于衷：“没关系，爸爸穿旧的就好了。做一套新的很麻烦，干脆穿到破了再换。”

母亲用擅于做家事的巧手，细心地用软毛刷刷拭西装。虽然西装每天都有保养，但穿在上了年纪的男性身上，实在不体面。反倒是她，每年都添购新的上衣或裙子。京子看不过去，替父亲打抱不平，母亲却满不在乎地说：“爸爸一早就出门，到半夜才回家，很少遇到邻居，所以穿什么都无所谓。可是我常出门和邻居打照面，总不能每次都穿同样的衣服吧。”

京子很同情父亲，每到父亲节，就会买衬衫、领带送给父亲，并包个红包，让他有笔钱去买西装。父亲很开心，会换上新衬衫和领带，但还是穿着那几套破旧的西装。父亲去世后不久，京子从他的抽屉中找到原封不动的红包。这笔钱

虽然回到京子手中，但没过多久，就当成给母亲的生活费用掉了。

父亲死后，母亲变得有点歇斯底里，她摸着父亲的遗体，大声痛哭：“爸爸好傻。为什么要这样做牛做马，拼命工作？”

不识人生的乐趣，只是为了家人一直工作，等到贷款都还得差不多了，人生也走到了尽头。京子觉得一向任劳任怨的父亲，实在好可怜，更对母亲的话怒不可遏。

她心想：“什么错都要推给爸爸。如果不是妈妈对房子或金钱有偏执，爸爸根本不用这么卖命工作。”

对于父亲的逝世，京子若有所失。到了三十岁前夕，虽然好端端的，却谎称因为公事繁忙，搞垮了身体，最后从业务部转调到一般事务部，告别迎合他人、八面玲珑、夜夜晚归的日子。尽管准时回家是好事，但又衍生了不同的问题——回到家，又要面对母亲的疲劳轰炸。

通常会有好几种模式：“爸爸是劳碌命。到死之前都那么努力工作，真笨”、“别人都是夫妇一起出游，只有我一个

人出门多丢脸，什么地方也去不了”、“哥哥、京子都一样，还不快点结婚，叫我们做父母的情何以堪。好想赶快抱孙子”、“商店街菜贩的爷爷好像对我有意思。每次开口都是在约我，真讨厌”。

母亲的谈话内容，不禁令京子叹气连连，刚开始还会附和几句，后来发现老是绕着同样的话题，自己都快神经衰弱了。京子一回嘴，母亲非但不反省，反而会对她发脾气，频频向哥哥抱怨：“你看京子说了这么过分的话。”

哥哥也很了解母亲的个性，会为京子缓颊，她却对母亲越来越反感了。为了闪避母亲的满腹牢骚，京子也曾考虑一个人搬出去住，但若如此，就得辞掉工作了。虽然事务性工作对身体负担小，但女性同事之间尔虞我诈、爱讲八卦，令京子备感困扰。从一开始露骨的嫉妒、恨意，扩及到个人隐私，这是以前常跑外务的自己始料未及的事。

那时候，京子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内容讲述一位住纽约的美国女子，因为对夜夜笙歌、通宵达旦、看似光鲜亮丽的工作倦怠不已，就索性离职了。京子存了一笔钱，如果每个

月只花十万日元，足以度过三十多年。因此她下定决心，要脱离现在的生活。以前只要看到某品牌推出新款皮包，就情不自禁想出手，但一考虑到未来，又心如止水，专心致志地存钱。庆幸的是，以前就算领薪水，也没有空闲可以花，所以存下一笔不少的钱。再者，提前退休，还是能领到不少退休金。

为了告别过去的自己，京子都待在家里，能省则省，节制开销。这样一来，就更接近辞掉工作、离开母亲的目标了。对京子来说，那是多么雀跃的事情。过了三十五岁、四十岁以后，看着柜台的女性派遣员工，比起工作，无不为了争取人生伴侣而拼劲十足，她不禁叹了口气。

哥哥结婚时，母亲不客气地对京子说：“有你这个到了这把年纪还单身的女儿，好丢脸。”但为了要离开家、辞掉工作，凡事都要忍耐，于是京子闭上眼睛，视而不见。就在梦想成真之前，出现了搬出去的绝佳契机。

住在别处的哥哥一家人，因为母亲年事已长（将近七十岁），提议要住在一起。京子心知肚明，母亲会在电话中跟

哥哥撒娇说：“我好寂寞又无聊。”虽然很受不了母亲的行为，但京子明白，哥哥比自己还在意母亲。

嫂嫂则比哥哥更后知后觉，连母亲在挖苦她都听不出来，过了一年后还搞不清楚状况地问：“对了，那时候是在挖苦我吗？”母亲搬来一起住，这两人会相安无事吧。再来该是碍眼又青春不再的女儿，不带眷恋地离开家了。

到了四十五岁，自己终于可以和过去的日子做切割，重新开始生活。

星期六，京子穿着套装去房屋中介公司，年轻的男性职员很客气地向她说明。或许是穿了二十三年的套装，又常常和公司的高层一起商谈，所以京子看起来很有气势吧。

“我在找公寓，离车站远一点也没关系。”

他一边从抽屉取出了档案夹，一边询问：“您一个月的房租预算大约多少？”

“如果有的话，请介绍三万日元以下的房子。”

“欸？”

“三万日元。”

“这样啊。是谁要租房子？”

“是我本人。”

“……啊，这样呀。嗯……”

他阖上了手上的档案夹，起身与坐在里面，看起来像主管的男性交头接耳。主管偷偷地瞄了京子一眼，用下巴指了指房间某一角的书架。接待京子的职员翻了翻架上的箱子，拿了几张纸过来。

“这些房租最少也要四万日元。我们公司没有符合您需求的房子。”

主管说：“因为现在的学生都很奢侈。这里没有房租三万日元的房子哦。我想您在这附近也一样找不到。”

“我知道了，很抱歉麻烦你们了。”

京子离开时，那两人都闷不吭声。他们一定觉得很不可思议，这女人到底在想些什么？不过这么想也好，京子莫名地感到开心。

跑了第二家、第三家房屋中介公司，都受到了同样的待遇，渐渐离商店街越来越远了。随意地沿着住宅区的道路

走，看到了生锈的房屋中介广告牌。以为是废弃的广告牌，走近一瞧，三个榻榻米大的店面中，有一个穿衬衫打领带、微胖的老人，正在用电磁炉烤年糕。

“您好。我在找公寓。”

“什么？”

“公——寓。”

“啊，你说公寓呀。不知道有没有呢。”

他把还没烤的年糕放回盘子，从办公桌上的抽屉中取出纸。

“房租大约多少？”

京子大声地说：“大概三万日元。”

“三万日元啊，很难找呢。我想想，应该有吧。”

他一边喃喃自语，一边用手搔着稀疏的头发。

“啊，对了！”

他翻翻别的抽屉，拿出了一张图。

“就是这里，房租三万日元，含水费、电费哦。但是这里不像是你会住的地方。”